



库普林选集第一卷

中短篇小说选

库普林选集第一卷

中短篇小说选

蓝英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库普林选集(共两卷)

第一卷: 中短篇小说选(蓝英年译)

第二卷: 决斗(潘安荣译)

责任编辑: 姚民有

封面设计: 于绍文

中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4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插页 3

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1981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4,500

书号 10019·3120

定价 0.97 元



作者像

目 次

追求荣誉.....	1
摩洛	39
神医	134
阿列霞	144
生命的河流	238
冈布利努斯	265
石榴石手镯	299
神圣的谎言	358
译后记	375

追求荣誉

我于一八××年离开农业学院之后，便不得不在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西南边境的一座小城里，开始我的生涯。一年到头的泥泞，街上成群的猪，外面涂着粘土和畜粪的茅舍……在这类小城里可以交往的人不外是调解人、县警察局长、公证人、消费税征收员而已。在这种社交中不可能建立亲密的关系；大家的看法各不相同，原因当然是女人。起先是发生私通，随后是为在教堂里谁应该第一个走近十字架而引起的争执，最后是孕育着各种灾祸的诽谤。总能找到自己的蒙太古和凯普莱特^①，于是全城都津津有味地注视着他们之间的仇恨。总之，大家谈不到一块去，各走各的路。

我们这儿新来了个侦查员。不知道您知道不，有那么一种同任何人都能合得来的人，他们不知怎的能一下子就把性格最不相同的人迷住。我觉得他们的秘诀很简单，就在于会听旁人说话。他具有猜测我们弱点的敏感，善于把话头引到那上面去，然后就耐心地听着。于是您向他倾吐内心中最美好的情愫，而他不管痛痒地点着头，不断“嗯”、“嗯”地附和着。侦查员的天才还不仅在此。他能逗得女士们捧腹大笑，能豪

① 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个敌对家族。

饮，还能在光棍圈子里淋漓尽致地讲淫秽的笑话。

侦查员成了社交界相互接近的第一个环节。也许他成为这样的人物还是不自觉的，因为所有的目光都落到他身上，等待着拿出新鲜有趣的花样来。新花样是从业余演出开始的。

等到业余演出的事完全筹办就绪，别人也把我拉进去了，可是幸运的是，一开始我就表现出自己完全不是舞台上的材料。给了我一个最蹩脚的翻译剧里的嫉妒丈夫的角色，全剧中最不起眼的和出场最多的角色。您连想都想不到，我在排练的时候是多么低声下气地忍受各种讥讽啊。谁都教训我，谁都对摆架子，导演如此，提词的人如此，参加业余演出的女演员如此，我记得就连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声音沙哑的四年级小学生也如此。我演得最不好的一场戏，是我发觉妻子不忠实，做出“可怕的绝望的手势”（剧本里就是这样写的），对她喊道：“噢，岂有此理！每当我想起自己的耻辱，我便气得浑身发抖！”每逢排到这个地方，女演员们都要哈哈大笑，而导演便喊道：“您站在那儿象根木头桩子！您自己看——舞台指示明明写着：‘绝望的手势’。您看着我，应当这样做手势！”

期待中的演出日子来到了。心里直打鼓。主要是剧情越接近那个要命的地方，我就越觉得到那儿非演砸了不可。最后还是舞台监督从幕后往前推我。我急忙飞跑出场，眼睛翻来翻去，回想导演的指示，做第一个绝望的手势。可是在这一刹那，我一着急，便把那几句要命的台词忘得一干二净。咳，就是想不起来——完蛋了！过了一分钟，也许两分钟，但这种恐怖的感觉对我仿佛延长了若干年。我站着，完全僵化在

绝望的姿势中，不说话，耳朵里除了叮当的声音外什么也听不见。最后提词间里的台词终于传到我的耳朵里：“噢，岂有此理！每当我……”我做了最后的非凡的努力，抓着自己的头发，向整个剧场狂喊道：“噢，岂有此理！每当我想起自己的耻辱，我便气得吱吱价叫！”好了，当天晚上我就被极为隆重地赶出剧团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而那句被我念砸了的台词变成了一句笑话，如果你们中间有谁听到了，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结果我便成了剧团以外的人了。不出所料，大家第一次一致决定上演一出用拙劣文字写成的沉闷的话剧，当然还外加一出轻松喜剧。耍手腕自然是免不了的事。两位女士都想演剧中主角。一位的理由是她看过费多托娃^①扮演的这个角色，另一位说她为了这个角色专门做了一件带绉纱花边和大马士革花缎的连衣裙。有几次闹得演出差点告吹，后来又维持下来了……最后，到了演出的前夕，一个在轻松喜剧里担任角色的小姐生气了，耍开了脾气，病了，拒绝演出。取消演出已不可能，因为早已贴出海报，并且已经卖出一部分票了。谁也不愿意代替她演，因为是她自己拒绝演出的。这时不知谁出了个主意，请莉托奇卡·格涅特涅娃来演。

先生们，也许，你们中间有哪位有幸遇见过这样的女人吧？哪怕一次也好，她在您的生活中有如一闪而过的奥西安^②的身影，但却象一个遥远的、可爱而奇异的梦景永远留在您的记忆中。即便您没有引起她丝毫注意，即便您永远不敢存有爱她的妄想，即便您以后还遇见过聪明、多情、美丽的女人，但没

① 费多托娃(1846—1925)，俄国著名女演员。

② 奥西安是爱尔兰传说中的弹唱家，克勒特民间叙事诗的主人公。

有一个人能够代替这个难以描绘的独特而俊秀的人儿。莉托奇卡正是这样的女人。我至今还能栩栩如生地回想起她的外表：苗条纤弱的身材，一双令人敬畏的眉毛，乌黑的髻发，太阳穴上淡蓝色的血管，显得神经质的不好看的嘴以及同它形成对照的美丽的黑眼睛，两只严厉的、几乎是悲伤的、永不发笑的眼睛。莉托奇卡的父亲当过我们县的司库员，生活得很阔绰。多年以来，我一直是格涅特涅夫家的常客，我眼看着莉托奇卡从一个穿短裙子的、小猫似的爱淘气的小丫头变成一个标致的女郎。她身上的一切都妩媚动人：对旁人不幸的关切与同情，蕴藏在任性中的迷人的优雅，真诚和羞涩到幼稚程度的神情，以及她浑身显露出来的不知是大胆还是某种对于极端事物的难以克制的好奇心。简直活见鬼，我无力把其中的奥妙表达出来。但这样的女人并不是随处都能碰到的。

起初，她断然拒绝扮演邀请她扮演的角色，后来，经过多次请求，她才同意了。排演的时候我几乎没看见过她，但我从老远的地方就能猜出莉托奇卡被演戏迷住了。她平时经常同我交换印象，讲得多好啊，她能够多么鲜明和准确地转述她所看见、听到、感觉到的最琐细的情节啊。我在大幕后面遇见她的时候已经是演出的当天了，我是因为参加画布景才允许进来的。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要上场，在墙壁和侧幕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过道里碰面了。她身穿一件朴素的连衣裙，腰里系着一条淡蓝色的绸带。她的脸化妆之后变得古怪了：仿佛认不得了，线条显得更加鲜明而美丽，画过的眼睛由于内心的激动和着了深颜色而闪闪发光，并且显得大得出奇。

“怎么样，”我问她，“有点发怵吧？”

她两只手按在胸口上，用求助的目光看了看我。

“害怕……这儿跳得厉害极了……我大概要拒绝上场了。你看我手脚往哪儿放呀？老天爷，简直活受罪！”

舞台监督把她叫走了。我竖起耳朵听着。在她角色的快乐的开场白的地方，在剧本中要求响起银铃般笑声的地方，我仿佛听到了另一个人发出的羞怯得渐渐听不见的声音，不禁眯起了眼睛。我不知为什么开始为莉托奇卡感到害臊，并且担心起来。我熟悉她的性格和自尊心，知道她会为自己的窘态而感到痛苦。

在这难堪的几秒钟里我什么都没听见，可是当我终于担心地从侧面的纱窗向舞台张望了一眼，马上惊呆了。她不仅自然——简直变得认不出来了。她的每个动作都从容不迫、自信而优雅，她说的每句台词都象生活中所说的那样。并且不是我一个人对莉托奇卡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我向观众席望了一眼，看见所有熟悉的面孔都兴奋起来，露出笑容。

莉托奇卡的戏总共只有二、三十句台词，但说得非常生动俏丽。当她哼着小调，拍着大皮球向门口走去时，身后爆发出一阵喊声和雷鸣般的掌声。她又走出来，显得有点不知所措，象女学生似地向大家鞠躬。大家一次又一次地欢迎她出来——大概谢了四次幕。我站在门旁，打开了门。她喘着气走了出去，眼睛闪闪发光，抹着油彩的脸颊上透出了红晕，嘴唇都激动得发干了。她对我的祝贺伸出两只手来。

莉托奇卡这天晚上非常激动，激动得都有点不正常了，常常无缘无故神经质地发笑。我有两次走到她跟前，对她讲了

点什么。她听我讲，不打断我，但回答的却完全是另外的话；她的眼睛一直没离开我，但却闪烁着幻想中的幸福，嘴唇上浮现出自得其乐的微笑，于是我渐渐明白，她的思想离我所讲的有多远。她看我的样子就象一个陷入冥想的人看着远处的一件东西，壁纸上的一个黑点：并没有看见黑点，可眼睛又离不开它。

莉托奇卡也许还在看那使她高居于几百个人头之上的舞台，还在听那令人陶醉的震耳欲聋的掌声，再次沉入刚刚从中苏醒过来的美梦呢。

莉托奇卡的初次登台确实给观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于是很多人在当晚就赶紧用最恭维的话把这点告诉她了。多数人的意见保证了她在下一出戏里获得一个虽然难演但又非常有戏的角色：俄菲丽亚^①。

她热情地准备起来，就象她热情地干任何一件新鲜事一样，并且刻苦地准备着，这在她是很难得的。她人都累瘦了，脸色也苍白了。天晓得她当时是怎么感受的，是如何驾驭自己想象力的；这些她都没对任何人谈过。但大概正是那时在她心里出现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感触的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对她今后的一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戏终于上演了。我是观众——不再让我到后台去，因为剧院里立下了严格的规矩；而戏也是由一个有名气的真正演员导演的。

莉托奇卡也确实未能避免初登舞台演员的共同命运：说

^①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女主角。

话的声音有时太轻，停顿的时间过长……然而我看到了真正的俄菲丽亚，那个莎士比亚笔下的最迷人的妇女形象。她出现在我们眼前正是这样的：温柔而羞怯，真挚地爱着，同时又不得不为了宫廷的礼节和对父亲道德的绝对尊崇而牺牲爱情。她并非女英雄：她身上所有的多半是纯粹儿童般的信任和顺从。她的本性是率直的，不会说谎，可是经常在人前露面的习惯又使得她极力不让自己的爱情落入任何人的眼里。在长期隐藏在心中的斗争突然爆发为疯癫以前，谁也没有猜到在她心中发生了什么事。直到那时大家才明白：

这一切都是内心深切悲伤的毒药。

大家热烈欢呼莉托奇卡演出成功。不知是谁献给她一个扎着玫瑰色宽缎带的很大的鲜花花环。我自己的狂热也不亚于别人，但还是从莉托奇卡嘴唇上浮现出的幸福微笑和脸颊上泛起的红晕中看出，她的头发晕了。

我深夜送她回家，她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但仍然非常幸福。我们手挽手走着。这正是春天里丁香刚刚开花的时节。在这沉沉欲睡的温暖的黑夜里，仿佛弥漫着某种馥郁而甜蜜的欢乐，仿佛有谁的呼吸吹拂到脸上，仿佛有谁的炽热的嘴唇马上就要触到自己的嘴唇上。

我同莉托奇卡走得很快，把其余的人远远甩在后面。我俯身从侧面望了望她：她的头微微仰起，眼睛凝视着眨眼的银星。她感觉到了我的目光，颤抖了一下，突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冷吗？”我低声问道。

“不，”她说，“不冷，我颤抖是因为刚才想到的事。我刚才想着您呢。”

她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想着我。难道真是想着我吗？”

“是的，是想着您。告诉我，您能早起吗？早上六点？”

我回答说我不仅能六点钟起来，甚至能……我真的记不得我到底说过些什么了。可以想象，一定是非常傻的话。

我们这时走到她家花园门口，停下来等后面的人。她回头张望了一下，然后把脸靠近我，很快地低声说道：

“明天……在我们花园里……早，早……六点钟，六点半……爸爸起得迟……”

然后又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

先生们，我必须承认我那时实在太年轻，不可宽恕的年轻。我象长了翅膀似地飞回家里，而且说不清这一夜我是睡了还是没睡。有时有这样的状态：不知是睡着了，是醒着，还是在做梦。这是心里留下特别强烈的印象之后才会有事。不言而喻，我那时已领悟到早就爱上莉托奇卡了（坦白地说，先前这种爱情并未显露出任何迹象）。我整夜都在想，明天我将看到她如何为自己昨天的勇气而羞怯和脸红，我又将怎样对她说从我第一眼看见她时就爱上她了……只有一件事使我躊躇起来，我将用什么方式向她求婚呢？“请允许我向您求婚？”荒唐，简直就象请人跳乡间舞。“里基娅·米哈依洛夫娜，您肯做我的妻子吗？”嗯，这还差不多，但对一个年轻的姑娘未免有点象谈公务了吧。啊？一句话，在这一点上我没做出任何明确的决定。

早上六点钟的时候，仿佛有人捅了我一下，我立刻醒了，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到莉托奇卡，想到我们马上又要会面。我由于寒冷和青春的喜悦而颤栗着，可是却感到浑身的肌肉充满了活力和弹性，几分钟以后我就跳过莉托奇卡家花园的栅栏了。

清晨仿佛特别清冷、灿烂、快乐和嘹亮。青草宛如碧绿的绸缎一般闪闪发光，草地上到处都是金刚石似的大露珠，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光芒。阳光透过浓密的菩提树丛，在林间小径的细沙上，投下了不断移动的圆圆的光点。我觉得在这美妙的清晨时刻鸟儿也欢跃起来，它们在树丛中飞来飞去，使劲地唧唧喳喳叫着。老天爷！而我呢，我的心在怎样歌唱啊，我的胸中又充满了多少喜悦和力量啊！……我什么时候比这一瞬间更幸福过？未必有过这样的时刻吧。

我还没走到小径的中间，莉托奇卡便在另一端出现了。她走得很快，按照自己心爱的习惯微微低着头。她那穿了一件朴素白连衣裙的轻盈袅娜的身影一忽儿在绿荫中闪过，一忽儿又洒满了金色的阳光。我迎着她走去。我想匍伏在她脚下，喊叫、欢笑、歌唱。从她的眼睛里还能看出早上朦胧的睡意：用手匆忙梳了梳的黑髻发，一绺绺地随便垂在前额上。她是多么动人啊：鲜艳、绯红、笑吟吟！

莉托奇卡向我伸出双手。我弯下身子，先吻了一只，然后吻另一只。她把手抽回，说道：

“咱们再往前走走，这儿会被人看见的。”

我跟着莉托奇卡往前走去，欣赏着她身上优美动作，倾听着她连衣裙轻微的窸窣声，同时我的心兴奋而杂乱地跳着。我

们走到花园最远的一角，那儿高大的丁香丛长得分外茂盛，丁香丛下总很幽暗，并有一股清冷的芳香。莉托奇卡仿佛犹豫不决地止住了脚步，踮起脚来够一枝枝桠茂密的富有弹性的白丁香。外衣的开岔袖口褪到下面，我看见她纤细粉嫩的胳膊，尖细的少女的肘弯。树枝没有折断。莉托奇卡皱起眉头，把树枝折得喀哧一响，然后使劲往自己身边一拉。树叶颤抖起来，一阵冰凉的大滴露珠落在我们身上。我无法再控制自己。丁香的芳香、令人清爽的春天的清晨、距离我嘴唇只有两俄吋的粉红色的胳膊——这一切突然使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里基娅·米哈依洛夫娜，”我声音颤抖、犹豫不决地说。“您知道不，我……您……我……”

莉托奇卡向我转过身来。我的声调她应该完全明白，但是，除了惊讶和隐藏在嘴角间的微笑之外，我在她的脸上什么都没发现。我的决心消失得同它的出现一样快。

“您怎么不做声了？”莉托奇卡终于问道。

“我……我……我其实什么也没说……昨天承蒙您信任我……如果您需要一个无限忠于您的人的效劳（我渐渐摆脱了窘困），那我就请您一定选择我吧。”

莉托奇卡闻了闻丁香花，皱起眉头看了看我，问道：

“我能在任何事情上都信赖您，如同信赖一个忠实的朋友一样吗？啊，这确实是一种幸福；再没有比友情更神圣和无私的东西了！”

大概莉托奇卡注意到我失望地噘着嘴，便可怜起我来。她当然不知道，无私的女朋友是如何专制地对待自己的男朋友的。我赶紧做出十来个最漂亮的保证。我已经心酸地明白，

事情将朝哪个方向发展了。

“果真如此，”莉托奇卡说，“那您能帮我很大的忙了。我决定终生献身于舞台。不过这暂时只能咱们俩知道。当然，我首先需要学习再学习，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才需要一个严格而有经验的指导者。替我找一个优秀的教授，我将永远感谢您。”

“可是里基娅·米哈依洛夫娜，”我试图反驳她，“您自己也知道，咱们这里不但没有教授……”

“我知道，知道，”莉托奇卡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这一切我都想过了。告诉我，您这两天真准备去莫斯科吗？”

“是的，准备去，但是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也可以留下来。我并不急于去。”

“不，一定去吧，并且越快越好。一星期以后我和爸爸也到莫斯科去，如果您愿意的话，一切都替我办好。行吗？您能做到这点吗？这样就好了，我太谢谢您啦。现在您走吧，走吧；爸爸马上就要醒了。请您记住：这是绝对的秘密！”

我垂头丧气地走了。我的脑子里马上闪出一个念头，我怎么会想到爱莉托奇卡呢。难道我真爱上她了？我不过是她的朋友，忠贞不渝的朋友。她的父亲是个好心肠的人，可是他除了自己的省金库，什么事都不管；她母亲老说自己神经衰弱，整天同大夫打交道。莉托奇卡觉得自己年幼无经验，需要朋友和出主意的人来保护自己。

尽管我用作朋友这种具有诱惑力的体面角色来安慰自己，但内心总有一种委屈的感觉时时刺疼我。在那不成熟的年代我还未得出命运将注定我永远孑然一身的结论。我仿佛

一生到世上就带有老光棍的某些特征。多少姑娘向我披露她们微小的秘密，多少女士把我视为自己的“第一个朋友”！但只要我的心刚一靠近某一位我看中的人，她马上就会使我张皇失措了。不是委托我给幸福的竞争者传递信息，便是把我当成倾吐温柔的、但对我毫无兴趣的感情的器皿。先生们，为什么结果老是如此呢？我又不是丑八怪，不是残废，不是女里女气的人，并且也不能说特别笨。难道真有用独身汉材料捏出来的倒霉的男人吗？不过，见鬼了，这也许完全算不得不幸！

我同莉托奇卡在莫斯科见面了。所有的事我们都预先商量好了。关于找教授的事我在她到达之前已经打听明白。他那时已退出舞台，但他的名字你们大概从你们父母嘴里听说过。他是著名的演员——斯拉文-斯拉文斯基。

一天，莉托奇卡告诉家里，说她要上姑母家去，其实是到商场同我会面，然后一起到普列斯尼亚去。我们好容易找到斯拉文斯基住的房子：一所朴素的住宅，墙壁上糊着便宜的糊墙纸，天花板也很低。墙上挂着几个大花环，花环的绸带上写着：《聪明误》、《金，或者天才与淫荡》^①、《钦差大臣》、《罗密欧与朱丽叶》，下面写的是“献给我们亲爱的人”、“卓越的天才”、“伟大的演员”等等。客厅里除了我们外，等着会见教授的还有一位戴夹鼻眼镜的先生，他满脸皱纹，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脸自命不凡的神气。还有两位既不年轻也不漂亮的女士。教授终于出来见我们。他长着一副老狮子面孔：一头乱蓬蓬的狮鬃

① 大仲马的剧本。